□本報全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不准轉載翻印翻譯□

婦女的效用

（濟盦）

婦女的勢力、一天澎漲一天、婦女的效用、使一天多似一天、說也慚愧、我們鬚眉男子、快要完全在他們旗袍底下討生活了、不信你看影戲公司沒有女演員、拍得成影戲嗎、灘簧班子沒有女搭擋、拉得着生意嗎、甚而至於游戲場要用女招待、賣餛飩燒賣的小吃食店也要用女跑堂、纔能教瘟生情情願願的多化冤錢、光就這幾樁小事情說、婦女的效用夠多們大、我們臭男子眞是望塵莫及、目下更厲害了、簡直連那軍國的大事情、也非有女人夾在裏邊不可、何香凝在廣東、風頭出足、連蔣阿拉都不能不買他一本帳、報上又說北伐軍裏邊、居然有幾隊女將軍、照樣的也能開槍擲彈、攻城掠地、還有一種什麼撫慰士卒的婦女、能教八太爺得到一種勝如畫眉的快樂、怪不得他們臨起陣來都肯拚命了、蔣阿拉眞聰明、他能迎合現代的潮流、帶了這一種男女合作的軍隊、自然可以所向無敵、至於那對手方面呢、打起仗來、祇曉得拉夫、不懂得拉婦、反弄得民怨沸騰、可不教蔣阿拉笑掉了大牙、我替對手方面劃策、倒不如趕緊學着蔣阿拉的辦法、改拉夫爲拉婦、軍中有了婦女、八太爺一興奮、包你便可以旗開得勝、馬到成功了、

婦女的效用、既然這們大、大約再過幾年、男子快要退處於無用之地了、本來世界上的事情、都有個循環反覆、從前中國的男子、太吃苦了、婦女們却安坐而食、不要費一點心力、從今以後、大概要倒過來了、我們男子也可以照從前的婦女一樣、不費心力、安然而食、這是何等快活的事情呀、

有人說、你別看輕了男子漢、梅蘭芳不是男子嗎、爲什麼他也有偌大的勢力呢、我說、呸、梅蘭芳在台上、要不是扮着個嬝嬝婷婷的女子、誰願意化二塊八毛錢巴巴去看他、假的女人、尚且有這些效用、眞的婦女、也就可想而知、從今以後、我們二萬萬的女同胞、眞可以在世界上大出風頭了、

夏死異聞

（武林人）

夏定侯（超）之死、殆無疑義、惟其致死之道與被戕之地、則言人人殊、有謂夏折回杭州、被孫軍擊斃者、有謂夏攜現鈔十六萬出城、被其部下謀死者、眞相若何、殊欠分明、頃有友人自杭垣來、言夏死狀、更屬離奇、姑錄之以備一說、時日稍久、終可大白也、友云、夏氏在嘉禾戰敗、倉卒返杭、略事部署、即攜現鈔兩萬赴富陽、不意行抵富陽、該處巡防營、奉命在碼頭搜檢行客、先在夏氏及隨中發現鈔票兩萬元、已屬駭異、更搜身畔、又發現手槍一支、當即詰問姓名、夏氏自承爲省長夏超、蓋夏以爲借此頭銜、可以嚇倒防營、不意防營已知夏氏爲失敗之人、煌煌賞格、早已頒到、當將夏氏拘入營中、其從亡之人、見此情形、早已四散、夏氏被拘後由地方防營、急電極峯請示、旋得覆電、屬秘密處死、該營即遵命執行、草草棺殮此當道所以通電夏已身死之所由來也、惟浙省紳耆、見此通電、羣相咤異、以爲夏氏出亡、行蹤未卜、當道何以知其已死、而竟公然形諸通電、一時羣疑滿腹、衆難塞胸、於是當道知秘之非計、乃命人將夏屍首、移置杭州某處空地、翌日而夏之遺骸、遂以發見、浙紳遂在臨廳會議喪葬矣、據術者云、相夏之貌、係屬豬形、法當遭鐵、今果死於彈丸之下、豈夏之生相、果當至是耶、抑夏之行事有以致之也、

□老旦陳德霖之本相□

陳德霖留鬚趣史刊下期本報

夏超小史

（驚蝶）

夏超字定侯、浙之青田人、民國以來、由警察而廳長而省長、浙省要人如蔣尊簋朱瑞呂公望童保暄張載陽、十數年來、或死或逃、皆不能久於其位、獨夏一帆風順、洊至疆吏、設無此次獨立之舉、督軍未可知、省長應可永保、然夏之出身、實一滬杭路之路警耳、夏爲已故浙紳湯蟄仙走狗、湯氏平日極親信之、前清季年、湯辦滬杭鐵路、任夏爲路警、洊升段長、辛亥革命、湯任都督、乃擢夏爲警署長、旋升警察廳長、外人見其老於警界、必謂夏爲警界人才、不知其由路警而轉入警界也、至夏歷年在浙從政、一切設施、尚無大謬、惟陰險性成、每爲落井下石之計、致召此次之覆敗、僥倖之事、可一而不可再、夏氏視爲家常便飯、身敗名裂、自作孽哉、

哭三個人

（盛翁）

旗亭酒肆、月下花間、當有三個老頭子、談愛滬濱逸事、一個裝號春申君、一個僭稱老上海、一個別署白相指南、人說他們三家頭、不礙頭便罷、一礙頭就有幾日幾夜好講、春申君講的是進化九尾龜、老上海講的是加料歇浦潮、白相指南講的是增廣人間地獄、聽說有一個小熱昏、因歡喜他們三個老頭子的談鋒、甘願義務的替他三人司茶水、已將三部書速記出來、現已爲某大書肆、以最高之代價、取得此項版權、不久即有預約出售、現在他們三個老頭子、又欲合講一部放大遊戲場、我打聽明白了、就去運動小熱昏、請他將這義務司茶、讓給我承頂幾個月、小熱昏不肯、被我念念有詞、已將他送往東方極惡世界去了、昨日我準備了無數的好茶、甚麼雨前、毛尖、松蘿、鐵觀音都有、前去承役、剛剛他三家頭正在碰頭、開宗明義第一章、果然是講遊戲場的事、老上海說、本埠的遊戲場、地點最好、要算新世界、花頭最多要算大世界、具體而微、應有盡有、這要算小世界、最不受人歡迎的、要算神仙世界、自開幕以來、一無好成績、遊客鮮少、收入不多、不知他怎樣支撑、我很替他危險、春申君大笑道、這你又不明白了、現在的遊戲場、要算神仙世界是刮刮叫個呢、新世界地點雖好、是天然的、大世界的花頭雖多、是老板絞腦筋絞出來的、不算什麼稀奇、至於神仙世界、完全是三個天人般的大名角撑起來的、所以我們這一部放大游戲場、我總想把三個拉作書中的主角、白相指南說、不錯不錯、近來的神仙世界、全是那劉榮升、孟小帆、單德元、三個劇界結晶體、如擎天玉柱一般、替他老老實實的撑穩了、所以逛神仙世界的人、你不問他昨日到什麼地方去罷、你要一問他、他死也不說是去逛神仙世界、不曰看劉榮升的黠子、即曰看孟小帆單德元的長靠、你要說、那麼你們是逛神仙世界、逛的人到反有點莫名其土地堂呢、我聽至此、不禁號啕大哭、他三個老頭子問我哭什麼、這麼傷心、我說我就是哭劉榮升孟小帆他們三個人、又問我爲什麼哭他們三個人、我說他們三個演游戲場的戲、未免焚琴煑鶴、我今日這點眼淚、還說不上哭他們三個人、就是他三個那點行頭、在這地方磋磨、也就夠我一哭了、在下鄉下人、不開眼、讀者諒之、

□啓事 本報印刷發行、俱在南市、現當軍事時代、時常戒嚴、交通殊多不便、特于本期起遷至浙江路牛莊路口六十二號三層樓（即三日畫報館）辦事、諸君惠函或定報請向該處接洽可也、

浙變紀實

（野史）

孫夏戰事、已成陳蹟、惟檢閱滬上各報、當時記載、皆涉模糊、余此次乞假返浙、所見所聞、較爲眞確、爰補記之、以昭信史、野史附註、

今歲重陽、余感於獨在異鄉爲異客之苦、故於是日遄返嘉興、原擬勾留兩三日即行返滬、初十日晚餐時、友人高君忽排闥入云、君來得去不得矣、余驚詢之、始知浙夏宣告獨立、滬杭火車、已於是日下午斷矣、余送高君出、私心忐忑、殊不自甯、思欲出門探詢消息、顧時已黃昏、乃匕無之、姑就枕寢、次晨詣茶肆、晤友人三五輩、皆言昨晚有專車一列到禾、內載保安隊千人、抵城以後、勒繳孫軍殘部兵械、今晨已出發赴滬矣云云、余方與友人討論此事、友人王君適自杭來、衆人就詢杭垣狀況、王君云、夏定侯氏、倒戈學校之高材生也、若志去孫、已非一日、此次孫軍傾師入贛、夏即密派浙人馬敘倫黃人望許家驅三人赴粵、藉與粵政府聯歡、粵政府當即頒發國民軍第十八軍軍長委任狀一紙、交馬等攜回、馬等到杭、謁夏覆命、力言孫軍在贛、屢戰屢敗、謝鴻勳因傷身死、盧香亭彭德銓等皆已陣亡、南昌德安相繼不守、九江旦夕可下、皖陳蘇白、皆已輸誠黨軍、浙省如能首義、蘇皖即可響應、孫氏親兵之在蘇者、南京僅孟昭月一旅、上海僅王雅之一團、已在黨中便衣軍包圍之中、便衣軍者、精銳無比、謝鴻勳全師、四百便衣軍、即可了之、何況區區一旅一團乎、馬等三人、信口開河、天花亂墜、夏定侯聞之、正中下懷、故有昨夕之軍事行動、劉下馬等三人、已在省署設辦公處、指揮若定、意氣甚豪、惟浙紳張暄初褚慧僧等、贊成夏之獨立、而不贊成夏之聯粵、故夏因之未有表示、王君言訖即去、余與諸友亦散、嘉禾人士素畏戰事、前年盧齊相持黃渡瀏河間、而不中居民、已遷避一空、此次夏軍突然發難、明知戰禍已迫眉睫、顧皆鎮定如恆、了無恐怖、商店如常開市、茶坊酒肆、利市數倍、胆子愈嚇愈大、豈不然哉、

神州影片公司

李萍倩導演

嚴工上 孫敏 嚴月閒 謝仲父 主演

好兒子

現已攝竣 不日開映

忠告梅蘭芳

（疏公）

梅蘭芳於民國初元、其聲名尚不及朱幼芬、自叫天與彼配戲、始漸露頭角、當時在京中東安市場吉祥茶園演唱、第一二天、余俱往觀、一爲探母、一爲武家坡、蘭芳以叫天在前、舉動異常拘謹、然頗能按步就板、不失規矩、而叫天則或拍其肩、或撫其頰、極盡調笑之能事、而識者則頗賞蘭芳之能謹愼將事、此後許少卿請王鳳卿南下、蘭芳與之偕來、蓋是時滬上人士、方重生角、鳳卿以汪派相號召、許之意、實重鳳卿而不重蘭芳、若客亦重鳳卿不重蘭芳也、故當日蘭芳似爲鳳卿之配角、而初唱數夕、大軸子多屬鳳卿、台下采聲、亦以鳳卿所得爲多、其後則滬人激賞蘭芳之快、突然加漲、一月期滿、遂留不少去後之思、至第二次許再邀蘭芳重來、鳳卿則轉似爲其配角矣、然二人相得益彰、鳳卿所以助長蘭芳之身價者實不少、故後此滬人對於鳳卿、雖不甚贊同、而蘭芳則必欲其同來、一則足徵其待人之忠厚、二則渠亦深知有時之必須鳳卿也、足見配角之能爲正角生色也不少矣、夫以鬚生論、以鳳卿爲搭配、足以增蘭芳藝術上之價值固矣、而其餘若小生花旦二角、每次僅一以姜妙香、一以姚玉芙、實覺使蘭芳之各種戲上、減色不少、余非謂妙香玉芙之不足爲蘭芳配、亦以妙香之爲生、僅宜於柔媚一類、他如英爽或窮苦、則皆非所宜、而玉芙之爲旦、亦僅長於幽嫻一類、他如花梢及活潑、亦皆非所宜、故有時蘭芳之藝術、轉爲妙香玉芙之柔媚幽嫻所累而減色、今日者、蘭芳之名、可謂鼎盛已極、盛極難繼、古今通例、是以前此滬人士之想望蘭芳者、不過於其本身之色藝上、今則恐將漸移目光於其配角方面矣、而蘭芳此次同來之小生及旦二角、又僅爲妙香玉芙二人、吾恐久而久之、人將曰、蘭芳色藝固不錯、惟無論何戲、情節何若、都合姜妙香姚玉芙爲配、惟見姜之軟腰軟搭、姚之千金小姐模樣、亦殊覺可厭而不配也、是以余敢特爲蘭芳告、對於各色配角、應當各羅致幾種人才、即就小生論、如朱素雲、程繼仙、及李桂芳等、皆爲不可少之人、以旦角論、則頗難其選、小雲、艷秋、慧生、碧雲、已都各樹一幟、再難相合、屈指數之、南方惟劉玉琴、尚覺相合、北方惟于連泉、或可使之屈就、而從前在天蟾時、與之爲配之沙香玉、却最爲合宜、曾記當日香玉與玉芙二人、迭爲蘭芳配、頗得觀客之稱許、蓋玉芙之幽嫻、香玉之花梢、五雀六燕、春花秋月、各得其宜、蘭芳之聲譽、實因此增高不少、惟朱程李劉于、現都現身舞臺、而沙則已久不露面、不知此人今在何處耳、蘭芳如果欲維持盛名、於此六人、皆宜設法羅而置之幕下者也、

色變象

（陸如）

（十五）虎異

有工師父子、武勇無倫、不畏虎豹、在深山結廬而居、歷有年所、積年砍伐參天古木無算、一日、更尋得大椿一樹、周身碧色鱗甲、上干雲漢、藤雜垂垂、奇香撲鼻、放下作材、估計可值三千餘金、父子狂喜、歸商遷廬其下訖、傍晚父子正揮斧砍伐、丁丁之聲、山鳴谷應、經一炊許、所去無多、一若旋伐旋長者、父子正注視奇詫間、轉瞬忽見兩婦人立其旁、一年事在望外、一則風信年華、儼若姑也娘者、姿首豔麗、妝束入時、父子爲之目眩、問其來意、則迷途、求止宿焉、父以二人來得突兀、且非山村人家氣象、知有異、詣女子迷途、焉有距離官道至數百里之遠者、堅不允、兩人見其子、屬顧不置、知少年人好色可欺、乃轉求向厥父先容、其時本已宴矣、老年祇犢情深、故亦未使深拒、遂納之、相將入草廬、敲石舉火、烹茶作飯、食已、各就短榻安眠、父子同床、姑媳并臥、惟無睡具、皆言不妨、然其子雖少年嗜色、自分癩蝦蟆何敢冀天鵝肉食、倒床即入黑甜、惟其父終不釋於懷、握斧於手、盔夜光忽發黯淡之色、陰風逼人、不覺毛藏肢慄、暫一日望去、則見年長者、面目已非、獰惡可畏、以一手徐徐扯右耳成瘢痕作墊具、更以一手扯左耳如虎皮覆其上、又移時、則年長者、儼然一虎、據坐榻端、俯仰眷視、似欲將噬人者、只其媳、猶假臥尚須有所待之之意、其父驚怖、急躍起飛斧去、正中虎背、虎負斧而逃、鎮定凝視、忽其媳亦不見、惟姑縢一束、蜿蜒床榻、拾起嗅之極香、其父即以刀斷成數截、懸之樹中、早夜馥馥、充塞四壁、極怪也、斷縢已、父子執兵尾追其虎、杳無蹤影、至拂曉時、聞山牛有呻吟聲、跡之去、遙見地上有椿鱗兩瓣、翁張作痛苦狀、父子各懷其一以歸、略一昂首、則見夜裏負去之斧、懸於枝頭、作危危欲墜勢、乃不敢更伐其樹、狼狽而逃、

□好兒子片中之兩女角□

（嚴月閒）（朱養和）

要人近訊

（無憂生）

比來漢臬所傳、軍事各要人近事、頗多外間所未道、茲特拉雜記之、以餉閱者、惟確否未敢決、亦聊資談助耳、

□吳佩孚 孚威將軍、自武漢戰敗、退守豫中、屢傳反攻、卒未見效、迴溯從前之威、不勝今昔之感、近因浙贛事變迭起、長江大勢徵變、部下形將瓦解、是以神經錯亂、咄咄書空、終日傾杯痛飲、以遣悶懷云、

□唐繼堯 滇唐頭腦陳舊、迷信卜易、有某術士謂其死相已露、不出二年、定遭水難、於是大興土木、建築游泳池、以便練習游泳、而求避難、詎唐本不識水性、入水即溺、雖經撈起、然已嘔吐不止、纏綿病榻矣、

□劉玉春 劉部堅守武昌、遐城作戰、以致災深禍巨、卅萬人民、恨之入骨、近有鑄造鐵像、以彰其惡之說、

且斯馬摹

□邊情□

（炎炎）

且斯馬摹、譯意江河中激起之花水也、凡江河中無不有花水、而獨記且斯馬摹者關何說、因有足記之價値耳、且斯馬摸、在猛砜江之上流、該云舊有神仙投放藥石於其下、故激成極大之花水、邊境無醫藥、病者於花水處汲取飲之、無不水到病除、頭痛發熱、目盲耳聾、皆能奏效、質言之、直是無病不醫、無疾不療者、更有一事足證、且斯馬摸下游、魚極多、每年清明前三日、江中鱗族必大發現水面、幾於不能駛船、故漁人於此三日之內、只須多備船筏、勿庸網罟釣竿、小者撈而上之、大者刃而斃之、有取之不盡之快、因是刃傷而未及取者實繁、但凡刃傷之魚、不隨下流、而往上搶、以其能搶得過且斯馬摸、其傷痕無不立即痊愈、故在此數日之內、富商巨賈、往且斯馬摸觀魚之人亦不少、肩摩轂擊、儼若錢塘江上之觀潮焉、只由上游流下之魚則不治、亦有一事足證、某年因土匪作亂、沿江一帶有軍事、傷亡甚多、自下游搶上、經過且斯馬摸之傷兵、則良已、自上游浮下、經過且斯馬摸之士卒、則不起、斯又異矣、凡此種種奇異、但經其地者、無不異口同聲、其然乎、其不然乎、用以質之讀者、

銀幕外史

〔念二〕

（惜春生）

給他五十塊錢、暗地裏將這個拆白指給小甯波認識了、不到三天、這個拆白黨、果被小甯波灑了一面孔銷鏹水、一張白白的臉兒、頓時爛得像火燒鬼似的、你現在要和沈今覺爲難、何不做我的辦法、化上幾個錢、人不知、鬼不覺、非但馬到成功、而且自己可以不擔一些兒風火、小妖怪道、這個法兒雖好、然而到那裏去找這樣一個肯蹈萬險的人呢、殷木林道、這倒不必憂慮、現在桂花影片公司導演張嘉祥、收了不少亡命之徒、專門預備打許罵他們公司出片的評影家、不多幾天前、有個在太平洋學校念書的學生名喚小癩痢、做了一篇文章、將他們這張新片罵得狗血噴頭、一錢不値、南洋買片客人、就拿這篇評論、做殺價的口頭禪、本來這張片子至少可賣三千五百塊錢、現在被小癩痢在報上一罵、便大受影響、擱了好久、才賣了一千二百塊錢、張嘉祥氣得幾乎要死、便喚了手下的幾個流氓、將小癩痢痛打一頓、才算完事、現在你要這般人、我替你到桂花公司去喚使了、小妖怪道、教我化一二百塊錢倒不打緊、祇消他們肯守秘密、比方被沈今覺告發了、能夠不吐出指使的人來就興了、殷木林道、他們吃官司不算什麼一回事、巡捕房和外國牢監、是他們的外婆家、隨進隨出、司空見慣了、小妖怪道、既然這樣、我便給你二百塊錢、喚小甯波不打他一個半死、使澆他一面銷鏹水、木林一口答應、懷了鈔票、連忙趕到桂花影片公司和小甯波接洽不題、且說徐素秋和沈今覺兩人、在鐵路飯店住了一個多禮拜、才連袂返滬、他曉得這事被小報上一披露後、小妖怪定必早已得知、

如時我聞

（笑記者）

□十一日晚間十一時許、南市沿浦鬼聲甚厲、向南飛馳而去、居民都從睡夢中驚醒、駭怪不止、

□前晚新申報館三層樓忽來一怪客、似患神經病者、瞪目直視、時編輯部祇有趙苕狂王鈍根二人、俱狂奔下樓、後經茶房喚門警拽而出之、趙王驚魂始定、